

那天,我是带着一束玫瑰花回家的。一路上我都在想,我要好好养护这束花,让它多鲜艳一些时间,装点好我家那零乱的客厅。我甚至已经想到,该用那个雕刻着花草图案的水晶玻璃花瓶来养它,那样,才最般配。

进得家门,我把花瓶里注满了水,即将把花束放进花瓶里的时候,发现竟有一只金色的蜜蜂藏在花心里。我举着花束,手足无措,望望花束,望望蜜蜂,不知该怎么办。我怕惊动了蜜蜂,让它误伤我,但我也不会因为一只有可能伤害我的蜜蜂而丢掉一束玫瑰花。我处在了两难的境况。正当我犹豫不定时,蜜蜂从花心里飞了出来,它只围着玫瑰花兜了一小圈,就又落回到花上。显然,它是舍不得离开这束玫瑰花了。

我举着玫瑰花束,不敢走动,也不敢放下。我只能静静地观察着蜜蜂,看它下一步的动静和走向。又过了一会儿,见它钻进了玫瑰花心,藏匿了起来,我急忙把花束插进花瓶。

我去找来一个透明的

蜜蜂栖息过的玫瑰花(外一篇)

——昆虫印象之二

金波

塑料袋子,把玫瑰花和蜜蜂一并罩住,这才稍稍心安。

接下来我该怎么办,我在盘算着。我的玫瑰花无论多美,也不可能成为蜜蜂的家。我想起此刻,它的蜂巢一定在等待着它的归去。如何让蜜蜂和我的玫瑰花脱离,这是我下一步要做的。

我走到窗前,看窗外白色的槐花盛开,再稍远处,粉色的苦楝花也开了。在大树下,远远近近

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。我眼前一亮,心底也开阔了,我何不把玫瑰花放在阳台外的窗台上,再把罩着的塑料袋拿下来,给蜜蜂一个开阔的世界?

我打开窗子,双手抱着花瓶,放到了窗台上。外面的世界,天气晴朗澄和,我的房子周围风物闲美,除了树和花之外,还有许多小鸟“吱吱”地叫,蝴蝶款款地飞。我还看见几个孩子,有的举着风车跑,有的在阳光下吹着鲜艳闪光的泡泡。蜜蜂应当回归这样的世界。

我掀开塑料袋,蜜蜂从花芯里钻了出来,它并不急于飞走,倒是在花束上走了一圈,好像又嗅了嗅玫瑰花。阳光照着它,它的翅膀更加金黄。它看着近处的槐花,张开翅膀飞走了。

我把玫瑰花束捧回到屋里,安放在茶几上。我想好好养,那是一束蜜蜂曾经栖息过的玫瑰花。



萤火虫

我每次来到这片竹林,就是为再

记得第一次来这里,是前天的傍晚。我见萤火虫三三两两在竹林里穿行。这里,地处隐蔽,行人不多,让萤火虫感觉安全,它们才敢自由自在地飞上飞下,闪着幽幽的光。

已经好多年没见萤火虫飞了,不经意间又见到这些飞动的光点,真是诧异惊喜。我有意钻进竹林,近距离地靠近它们。就像小时候,我们可以在

律诗三首

高昌

瞻萧红汉白玉雕像

好花犹复祝春风,生死场边类转蓬。往事呼兰些子浪,斯人播火许多丛。素颜独坐疑天上,倦影相看入梦中。黑土行将焕新绿,青山万里念萧红。水仙小咏
日长回看百千来,对此仙姿似恍孩。染绿天寒兼岁晚,喷香金盏共银台。

案头锦句殷勤致,

盆底春风散漫开。赋菊评梅料全胜,者番吾亦八叉才。雨中岚山读周总理念诗碑
如磐忧患压当年,手抚诗碑思慨然。异域炎凉浑莫测,斯人操节至今传。满山树色浮轻霭,一线阳光接浩天。舒卷流云吹小雨,伞花开阖拨心弦!

群飞的萤火虫中间穿来穿去,它们也可以围着我们飞前飞后,那真是一个很浪漫的童话世界。此后,萤火虫越来越少,几年不见,我以为绝迹了。这次又见,真想重温童年旧梦,然而由于竹林茂密,钻不进去,只好站在外面欣赏它们。虽被竹林阻隔,但能见到真实的萤火虫,也

感到亲切,恍若回到童年。

第二天傍晚,我又赶来观赏萤火虫。正在这时候,我看见一位父亲领着女儿走过。他们发现了萤火虫在飞,那父亲好惊喜,告诉女儿,那是萤火虫,还试图钻进去为女儿捉几只,也终因竹林茂密而无法进去。但他们用力摇晃竹枝,原本就不多的几只萤火虫惊吓得飞出竹林,越过庙宇的矮墙,消失了踪影。

现在,我是第三次来这里。这次来,我是下决心要守护萤火虫的。不仅

不能捕捉,也不能惊吓它们。我见天色已暗黑,就加快了脚步。及至我赶到竹林前,那里一丝亮光也没有了。我轻轻地拨开竹枝竹叶,向竹林深处探望,还是一只萤火虫也没有。正在这个时候,昨晚来过的父女也来了。他们举着昆虫网,兴冲冲地跑近竹林。他们没看见一只萤火虫,又把昆虫网伸进竹林里搅动着,还是不见萤火虫的踪影。

“没有了。”我说。“飞到哪儿去了?”父亲问。“不知道。”我说。我也在探寻着。

“会飞到哪儿去了呢?”女儿问。“飞过矮墙,飞进庙里了吧!”我说。我希望在那里没有人会去惊扰它们。



丹青水墨锁时空 (油画) 高昌

几个月前,回新加坡度假的小宝同学提出来,要把我们家的龟宝小桃妹,从新加坡带到加拿大去,当时我直觉不可能。新冠病毒仍在肆虐,不要说是一只龟,就是一个人,想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,也不容易。但小宝说,有志者事竟成,不试怎么知道呢?

那就试一试吧。新加坡有很多运输宠物的公司,不过绝大多数都限于猫和狗,仅有一家公司说他们可以运送乌龟。为了能让小桃妹顺利地飞往多伦多,我们答应了所有的条件。但就在我以为小桃妹即将启程的时候,这家公司失联了。

这时候,小宝同学的假期已接近尾声,她只得先行回多伦多。与运输公司接洽的任务,就落在了我的身上。就在我们都感到十分绝望的时候,我突然想起一个朋友是做机场运输生意的,他说他不运乌龟,但他朋友的公司可以运。他把老板娘艾薇的联络方式给了我,我迫不及待地打通了艾薇的电话。

电话接通,聊了几句,我松口气,知道找对人了一——艾薇的公司是专门帮动物园运送动物到世界各地的。所以在网上搜不到她的公司,是因为动物园和她的公司签署了保密协议,不能在网上刊登广告。

接下来,我们和艾薇通力合作,终于办妥了小

桃妹飞行的所有手续——坦白说,还真够复杂的,反正比一个人出国要复杂得多,这里就不多赘述了。最终,小桃妹的飞行日期确定了!

我比自己要上飞机还要惶恐,当艾薇的员工开着车来接小桃妹去机场的时候,我请求跟随,为此,艾薇还破例帮我办了一张临时的“机场通行证”,

让我在非常防疫时期,可以进入机场重地。我和艾薇,还有她的员工一起,一直把小桃妹送到了机场的动物货舱,然后对那里的工作人员拜托了又拜托,才依依不舍地同小桃妹告别。转身离开

早在2016年时,我和太太已经在物色狗狗,为移居乡间做准备。救助站的狗狗照片,已看了多次,但因为我的挑剔,都是无功而返。一天,和亦师亦友的上海象棋名手朱祖勤博弈,正人棋合一时,太太忽然发来狗狗照片数十张,嘱我定狗。只是一眼,我便相中了萌斯特。相中萌斯特,应是潜意识使然。这么多年来,凡人歌场,除了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,必点《三套车》。萌斯特忧郁的眼神,让我想起了《三套车》中那一匹可怜的老马。

萌斯特的父亲是一条矮脚柯基,母亲是一条黑白边牧。萌斯特的护养人,是一位菜市场里卖菜的个体业主,她家的母狗一胎生了四条,实在是无力无暇供养,只能送救助站。四条小狗中,三条是黑色,另外一条咖啡色夹花色的小狗,被救助站主人、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起名为萌斯特(小怪兽)。萌斯特

小桃妹飞行记

王文献

的那一瞬间,我禁不住湿了眼睛,心里默默地祈祷,小桃妹飞行顺利。

当晚,小桃妹登上了去往德国的飞机,飞行了13小时50分钟后,顺利抵达法兰克福机场,又在当地机场人员的守护下,等候了6小时40分钟,然后登上开往多伦多的飞机,又飞行了8小时40分钟,才抵达多伦多机场,前后将近30个小时。一只小小的龟,飞了一天多,才从骄阳似火的赤道,飞到了冰雪雪地的北国,实在是太不容易了!

虽然在此过程中,艾薇始终与我保持联系,告知我小桃妹的每一段行程以及她的状况,但我

一个月时,被居住在陆家嘴的一对新婚夫妇领养。三个月时,小夫妻因琐事分手。这样,萌斯特又回到了救助站。

定下狗狗的第二天,驱车到南汇乡间救助站认养。救助站三百多平方米的院子里,有十几条狗在嬉戏。萌斯特与我们有缘,看到我们后,径直过来一嗅;然后是摇头摆尾;再然后,就一路尾随。在这之前,凡遇外来认养者,它都会冲上去示威。临行,萌斯特突然扑到了太太的腿上吻了一下。那一瞬间,太太的眼泪就流了下来。上车后,我怀中的萌斯特是瑟瑟发抖,一直怯生生地看着我。片刻,安静下来的它舔了我一口。从此,它认我为主。

一次,带着萌斯特小区绿地散步时,见一白兔僵立于草地。正欲举腿跨

栏,萌斯特突然发出惊天一吼,冲到白兔前对准草丛就是一口!一条蛇,被萌斯特咬住。小白兔是小区一女孩所养。三个月前,女孩一家移民。白兔签证无门,就独守家园,白天在草丛中匍匐,傻呆呆地望着自家原先的大阳台。

晚上便住地下车库。那几个星期里,每天都要在阳台上俯瞰的萌斯特,一直和大

白兔隔空相望。从此之后,我对萌斯特更是宠爱有加。

2018年,我带着码字的任务和计划,和太太携萌斯特一起,来到了远郊的农家大院。其时,萌斯特来我家已近两年。平素,当我在电脑上码字或倚在沙发上看书时,萌斯特只是静卧或四仰八叉于一侧,不会有一星半点的动静。

为它,我疏离了《三套车》

丁旭光

白兔隔空相望。

2018年,我带着码字的任务和计划,和太太携萌斯特一起,来到了远郊的农家大院。其时,萌斯特来我家已近两年。平素,当我在电脑上码字或倚在沙发上看书时,萌斯特只是静卧或四仰八叉于一侧,不会有一星半点的动静。

中年以后,发现道歉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。上下嘴唇,像是两道又厚又沉重的大门,打开吃力极了。而心里,像是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。有时候,引发道歉的事情,又是那么微不足道。

每一次去上海,总要与好朋友谢聚聚。每一次相聚,我总想对她说一声对不起。这句道歉的话在我的舌头上滚来滚去,就是吐不出口。有一次,朋友们正聊得高兴,我突然沉默了,心事重重,郁郁寡欢。谢发现后叫我:“哎哎哎,安武林,想什么呢!”我赶紧从心事中挣扎出来,对她笑笑:“哈,没什么,开心,开心。”我的话太假了,太言不由衷了,但我又找不出别的借口。其实,我很想对她说:“谢,很对不起,抱歉。”

那一年,谢出版了三本儿童小说书,书写的是她个人童年成长的故事。出版社在北京给她开了一场新书发布会,或者是研讨会。我有幸作为评论者出席,主持人是秦文君大姐。平心而论,谢的三本系列小说写得不错。多年以前,我就称她是儿童文学界的实力派女作家。她后来的长篇小说《喜欢不是罪》,经我手编发,还荣获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。平常我们都是嘻嘻哈哈的,可是轮到我发言的时候,我严肃地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居高临下,盛气凌人,想必面目也狰狞得可怕。在各种研讨会上,我都见过这样的评论家,觉得自己是高明的大夫,而作者只不过是个病人而已。

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会变成那个样子。只觉得自己的面部表情僵硬,我每说一句话都感觉到皮肤绷得很紧,隐隐有些作疼。我的嗓门也比平时高了许多。在肯定她作品优秀的同时,指出了她作品的三点不足。其中之一是细节不真实。我的证据是,这个女主人公在家里的花盆中养了几株薄荷。我养过薄荷,而且还在继续养着,都是在室外。薄荷的根须都是横向生长的,怎么可能养在花盆里呢?谢坐在我对面,她的眼睛都睁圆了,气呼呼地大声喊我的名字:“安武林!”她举起拳头,冲我晃了晃。她肯定是被气坏了,但她没有和我发生正面的冲突。我看得出来,她的胸脯一起一伏,心里正翻江倒海呢。

秦文君大姐在我发言完后,笑了。她总结道:“哎呀,我心里好紧张呀。我以为安武林是来砸场子的,没想到提的问题都是有理有据的。”后来,我才想明白了,谢是南方人,生于江西,后定居上海。她小时候肯定是在家里种养过薄荷的。我是北方人,家里养薄荷的我压根没见过,而自己也没有在室内种养过。我完全是基于个人的经验,对她的作品提出了批评,指责她的小说细节不真实。这顶帽子的确有点大。从批评的角度看,我的格局真不够大,相反,是很狭隘的。我本人,相当于滥用了批评的权利。会后,谢对我说:“气死我啦!”我开玩笑说:“我批我的,你写你的,你见过哪一个作家的优秀作品,是听了批评家意见后写出来的!”谢哈哈大笑,她说:“这倒是真的。”

后来我意识到自己的批评,是一个可笑至极的谬误,想找机会向她道歉,但始终找不到机会。也许,她早已经忘了吧?谢本来就是一个很大度的人。如果一声道歉,勾起谢不愉快的回忆,那也是得不偿失的。毕竟,结痂的伤口被揭开的滋味不是很好受的。一晃,数年过去了,我感觉道歉变得越来越艰难了。也许,在很多场合中,我都无意识地向她道过歉了,虽然不是通过语言这种方式。我发现很多前辈们之间的恩怨,都不是通过语言来化解的。他们并没有道歉,我指语言上的,也没有原谅,但他们确实完全是和解了。

也许,我和谢握手,微笑,唱歌,聊天,碰杯……在许多细节之中,深深的歉意已经表达过了。只不过,没有用语言表达而已。因为语言有时候是很轻率的,很浅薄的,很礼节性的,很机械的,完全承受不了复杂的、沉重的情感。对于中年以后,经历过人生风雨和人世沧桑的人而言,说一声抱歉很难,很难。

而当我放下书本时,它才会在一旁嬉戏,或者,把两只前爪搭上我的膝盖。晚上,当我背倚沙发发现剧时,它会一跃而上平卧于侧。一早一晚,我会开车带萌斯特至乡野散步,在散步中构思作品,梳理文脉。

太太常以让我独处码字为由而寄情于山水,因为有萌斯特的看家护院,她更多了一个浪迹天涯的理由。居乡野的四年中,我创作出版了两部传记和两部长篇小说。作为一个鲜活灵动的情寄之物,萌斯特的艺术形象,高频率出现在两部小说中。

如今,萌斯特的眼神中再也看不到忧郁;而再入歌场的我,也在不知不觉中疏离了《三套车》。

十日谈

你是我特别的爱人
责编:郭影

家有喵星人:确定的同款幸福。